

株洲日报

神农周刊

ZHUZHOU RIBAO

2025年11月2日 星期日

乙巳年九月十三 第24160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知株洲视频号



株洲日报视频号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文脉

醉美鸾山

邹海林

暮色四合时分，鸟鸣便渐渐融入青黛之中了。山脚下的东院村，此时炊烟初起，几缕灰白，悠悠地浮上天空，竟与山间的云气混作一处，分不清是人间烟火，还是天上云霞。

攸县传统文化促进会——鸾山分会，便在这炊烟起处。会所设在东院村委内，白墙红瓦，不甚惹眼，却自有一番气象。门前右侧围栏边上一木匾，上书“孔子学堂”四字，墨色酣畅，笔力遒劲，不知出自哪位乡贤之手。

每到暑假期间，甚至黄昏，便有孩童三三两两而来。先是怯生生地探进半个身子，见先生微笑颌首，方才踱足而入。不多时，室内便坐满了人。长者须发皆白，幼者鬓角垂垂，俱凝神屏息，听先生讲“入则孝，出则悌”之道。先生语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伴着窗外稻影摇曳，竟似古时的弦音，一字一字地叩在人心上。

最妙的是书法课。但见素纸铺开，墨砚备妥，狼毫在清水中缓缓化开，散作一朵墨云。孩子们的小手尚不能完全执稳笔杆，却极是认真。一笔一画，横平竖直，描的是“仁”字，摹的是“义”字。墨香混着晚风，在室内徐徐流转，染得每个人的衣襟都带了书卷气。写至得意处，便有孩子举起作品，眼中星光闪烁，竟比窗外的月牙还要明亮些。

亦有习武的少年。在院中空地上摆开架势，一招一式，虽未必尽合规范，却自有一股蓬勃生气。喝声震得村委内的花草、槐树上的宿鸟扑棱棱飞起，又在空中盘桓片刻，依旧落回枝头，似乎也习惯了这每晚的功课。

夜深时，众人渐散。学堂的灯却要再亮一会儿。常有老者留下，与先生烹茶夜话。砂壶在火上咕咕作响，茶烟袅袅升起，他们的谈论声便在这烟中起伏——有时是某家孩子的进境，有时是某帖古碑的笔意，有时则是鸾山自古流传的旧事。窗纸上映着他们的剪影，恍如一幅活的文人画。

我常常立于学堂外，静观这一切。想这鸾山脚下，千百年来风云变幻，而礼乐文章竟不曾断绝。今夕墨香缭绕处，岂非正是古时弦歌不绝之地？山风拂过，带来远方的松涛声，恍惚间似有吟诵之声相和，也不知是山林的回响，还是先贤的余音。

最美不过鸾山夜：峰峦叠翠，明月探窗，而人间灯火里，正写着千古文章。



远眺蓝天白云下的鸾山



尽管航运衰败，淦田的码头旁仍有船只

株洲风物

文旅株洲

秋风沉醉下的水西

何美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悄然而至。天空高远，铺起无边的湛蓝，丝丝缕缕的白云飘着，宛如绣在裙裾上的银边。

风吹来秋的味道，引诱着放飞的心。一个阳光妩媚的周末，与好友燕子、小玲直奔水西。水西村位于炎陵水口镇，距县城27公里，不到半小时车程。这几年水西村发展势头很好，头顶着“湖南省卫生村”“湖南省美丽乡村治理示范村”“湖南省美丽河湖”“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诸多光环，周边还有叶家祠、桥头江家等红色景点加持，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网红打卡地。沿106国道行驶至水口镇拐进去，几分钟就到了村部。村道宽阔平坦，干净整洁，小院错落有致，依偎在山水间，颇有江南小调的韵味。路边的稻子吸饱了阳光，金灿灿的，一条条田埂，像柔软的花线，穿插在金色的田野。清澈的河流绕村而过，岸边大树参天，郁郁葱葱，好一派生动美丽的水墨画卷。

漫步河边鹅卵石小径，一排排枫柳站成风景。树干笔直，足有二三十米高，舒展巨大，绿荫如盖，树皮呈灰褐色，很有沧桑感，开始以为是古树，一问才知不过几十年树龄。枫柳生命力旺盛，到处安家落户，特别低调亲民，除了作为景观植物，还有医用价值，用其树皮煎水，可治上火牙疼。难怪杜甫用了“落木出群”来形容它。枫柳的花很别致，底部橙红，花瓣明黄，色泽艳丽，一串串垂垂下来，在微风中摇曳，像美丽的流苏，极其优雅古典。

大树就是鸟类的天堂。各种不知名的小鸟在枝间跳跃、歌唱，比试歌喉，时而急促，时而悠长，清脆婉转。淋着浓荫下滴落的鸟鸣，我们踏歌而行。忽然眼前一亮，一红衣少女正在荡秋千，秋千架在粗壮的枫柳枝上，旁边一人用力往前一推，少女白暂的赤足掠过水面，高高荡起，又俯下，再扬起，风吹动长发，衣袂飘飘，宛如仙女。少女快乐地尖叫，银铃般的笑声洒落水面，激起阵阵涟漪，一群人正围着她拍照，录视频。看来这个名声在外的网红村，并非浪得虚名。

欢笑，对岸传来悠扬的客家山歌，让欢乐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男）：阿溜多喂，捱屋（客家话，我们）放开喉唱山歌嘞，山歌唱来丫哇（丫哇：野话，粗话）多。

（女）：捱屋山客客家多，客家人喜欢唱山歌。（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男）：你唱捱（客家话，我）唱酒酒（客家话，人）唱。

淦田，古镇的年轮

叶之葵

淦田古镇位于湘江东岸。岸边有巨樟，冠盖如云，树干粗大，六人连手尚不能合抱，谓之“樟王”。有资料称，此树已近千岁。世间万物，大凡熬过一定岁月便通了灵。不知何时起，每逢湘江发大水，镇民便会自发去树下燃烛焚香，以祈平安渡汛，殊不知他们居住的古镇年岁要比樟王大太多。

史载，一千七百多年前（公元257年），建宁县治由株洲城区一度迁往淦田。作为城关镇，淦田当时的城区体量应该与株洲的老城区大致相当吧。至清末民初，古镇有了“一巷三街六码头”的格局，各种店铺达80余家。朱家港口的江面上，每日停泊的船只近百艘，其物流规模可见一斑。至今，淦田就建成区而言，在株洲境内沿江集镇中仍无出其右者。

淦田成镇于何时，已无史籍可考，但依托湘江水运而兴却是确定无疑的。自古以来，先民们大多选择傍水而居，除了生活及生产用水的便利外，水运之利则在选择中占有更大的权重。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水上运载工具的逐渐大型化，低成本、长航程、大载量的水运终于取代了受道路制约的陆地长途运输。当然，没有水网便利的北方地区不在此列。

淦田成镇具备了两个要素，其一，位于湘江主航道一侧，水深适合泊船；其二，周边的人口密度具备了有价值的商业辐射纵深。我相信淦田最早的城址应始于岸边的几根系缆的木桩与河坎上用锄头挖出的一线土阶。舶来品与当地土特产在这里完成了第一笔交易，双方所获不俗，交易便会扩大和延续下去。财富洼地的出现，让各种生产要素像水一样流向这里。商人们带着资本来了，匠人们带着技艺来了，店铺伙计们带着从商经验来了，脚夫们带着一身力气来了，于是，麻石砌成的码头长出来了，麻石铺就的河街长出来了……河街的两边挤满了密密匝匝的各类店铺，店铺里出入着各色衣着的人群。不难想象，不断增长的人流和物流在这条麻石街上成就过多少关于财富的神话。民国时期的《湘潭公报》1926年的一则关于淦田的报道，让我对百年前的淦田街景有了形象的认知：“淦田街市热闹，不可名状，夜间花灯满市，通宵达旦，如同白昼，门前宾客盈门……”地方小报的这段文字应该有不少水分，但把那些有可能掺了水分的形容词统统拿掉，先留下淦田有过热闹的夜晚这一陈述就足够让人震惊了——天哪，商业繁华如斯，还能叫“镇”吗！

淦田河街的败落源于湘江水运的败落，湘江水运的败落源于铁运的兴起。1936年，连接广州、武昌的粤汉铁路通车；1957年新建的武汉长江大桥连接了京汉、粤汉两条铁路，成了贯穿南北六省市的大通道——京广线。上天再次眷顾了这片土地，铁路从淦田的东边擦肩而过并留下一个节点——普客（俗称绿皮车）淦田站。绿皮车沿线设站多，每一二十公里便有一个，其便利程度和相对于其他交通方式的快捷成了沿线居民出行的最佳选择。淦田是个大站，每天上下车的旅客很多。这是新的商机。那个年代虽没了嗅觉

敏感的民营资本，但不妨碍国有和集体性质的供销社、饮食店、旅店等商业实体本着“服务群众”的宗旨，先后在铁路的东边设点营业。商业中心的外移导致了居民点的外移，于是，淦田镇穿过京广线预留的涵洞通道向东边长出了一圈。

淦田是个热闹的地方，每到绿皮车进站的节点，排队上车的人在进站口挤得前胸贴后背。这档口，没人会在意肢体的接触。那么，心灵的接触呢，会发生吗？

1970年，淦田镇一个十六岁女孩被招进县文工团学员队，那天，她带着简单的行李坐绿皮车去三十公里外的县城渡口报到。她对面坐着的是一位从省城下放回到永州劳动锻炼的中年作家。他此行是回长沙探亲的。他们就相识，开始聊天。三十分钟后，女孩在渡口下车；一个半小时后，中年作家在长沙下车。短暂一面，从此无缘再遇。奇怪的是，他们都称这次邂逅对各自人生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后，那个淦田女孩成了我在株洲市文化馆的同事。她已改行当了摄影专干。谈起那次邂逅，她说：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他在我庸常生活里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心灵维度的世界。这扇窗开得不小，如今，那个当年的女孩已成了中国当代弱光摄影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二十年后，故事里的男主角成了我在海南作协的同事。他好奇他是怎么在三十分钟时间里引领了一个女孩人生的，他淡然一笑，忘了。沉思了一阵，又说，在那个年代，和一个孩子，能谈什么呢？闲聊罢了。不过，我记得她。她上车时的那种状态就像一个孩子突然闯进了玩具店，一派欢欣。她眼睛里有光，好像每一个明天都会有她喜欢的事发生一样。这很打动我。在永州的那些日子，我常常回想起这个场景。它让我振作，没有沉沦。在这种意义上说，她也是他人生中的贵人。这种心灵上的接触也只能发生在绿皮车时代，要是放在现在，三十分钟，两个陌生人，只怕连对视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他是一位多次获得过全国性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文学前辈。可惜如今他已作古多年。愿他安息。

时间过得真快，中国进入了高速公路和高铁时代。普铁中止了短途客运业务，淦田站关停。这栋曾经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米黄色建筑，此刻紧闭大门，矜持地矗立在铁轨旁，守着它最后的尊严。在活跃的民营资本催化下，淦田镇的建成区又向东推进了一两百米，满眼都是超市、服装店、日杂店、饭店以及时尚的奶茶店。更有一位在外创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回乡在新形成的十字街口建起了一座堪比星级的淦田大酒店。此时，如果我们借上帝之眼俯瞰淦田镇，在惊叹它体量的同时，会发现建成区清晰的物理性分层，从江边东向，第一层是砖木结构的建筑；第二层是砖混结构的建筑，第三层是框架结构的建筑。这是时代留下的印记，也是淦田镇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年轮。就成长的印记而言，古镇与镇旁的巨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后者的“年轮”不是以年，而是以世代作为计量单位的。京广线和它的淦田站已被深深地嵌进“年轮”结构的褶皱里，同时被嵌进去的还有多少像淦田姑娘与中年作家之间的这种令人或击节或伤怀的往事！

淦田镇还在长大。在它上游几公里处，建设中的大唐华银淦田电厂即将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一五”计划在株洲落地的株洲电厂整体搬迁、易地重建项目。到时，它的上下游产业和与之配套的服务业务将很快填满这几公里的空白区，镇田镇又会向南长出一圈。民营资本是敏感的，那位淦田籍企业家敢提前布局，在镇级商圈盖大酒店，赌的就是淦田长大后的人流。

我祝愿这位有胆识的企业家一搏成功。他成功了，说明淦田镇真的又长出了一圈新的年轮。



游客在水西村游玩